

# 从来宾到北京：与北漂时光和解

欧晓岚



严冬时节，再度踏上北京之旅，心早已飞往那个魂牵梦萦的坐标。

办好入住，便循着记忆奔赴而去。抵达时，夜色已将周围裹得严实，曾经熟悉的大门仿佛被岁月挤压，与记忆中敞亮的模样相去甚远。

直到那栋砖红色的楼房跃入视野，我才笃定，这就是我心中念过无数次的“青春驿站”。外墙与单元门都已翻修过，褪去了从前的斑驳，添了几分规整。楼前停着几辆落了灰的自行车，车架上的锈迹，倒还藏着几份当年的气息。

我抬头看向住过的房子，窗户透着暖黄的光，光隙间夹杂着细碎的笑声。这暖黄的光，不及防地叩中我，北漂的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，将我带回那段滚烫又青涩的岁月。

那年的冬天，火车碾过铁轨，跨越江河，一路北上。窗外，城市、郊野、村落交替闪过，恰如我心中交织的憧憬、担忧和忐忑。轰鸣声渐渐平缓，车停稳后，我跟随人潮缓缓挪向出站口。

我拖着沉重的行囊，狼狽地爬上楼梯。打开房门，屋内一览无余，两边摆着上下铺，下铺床褥铺置整齐，我只好选择上铺安顿下来。旅舍的洗手间是公用的，洗澡每次收费5元，这

对于爱洗澡的广西人来说，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接连几天，我咬着牙适应新的环境，可洗漱的拥挤、作息的嘈杂实在让我无法忍受。几经辗转，在小区找到另一处宿舍，也就是眼前这栋让我念念不忘的“青春驿站”。

新宿舍面积不足50平方米，两个房间住着9个人，这样拥挤的空间，我却意外地感到一丝安稳。

那时我在制片厂工作，负责纪录片后期制作、平面广告和画册设计。制片厂办公楼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式建筑，楼梯宽敞，走廊的水泥地板被来来往往的脚步打磨得锃亮，工作室是铁门加木门的配置，上班时大家会把铁门关严，只留木门敞开。

我的座位正对着窗户，冬日的阳光透过枝桠缝隙洒进屋里，明亮得让人安心。我就在这样的阳光里敲响键盘，开启一天的工作。中午多半在楼下食堂对付，扒完饭便匆匆赶回，生怕耽误手里的工作。食堂的饭菜味道寡淡，那时的我特别想念家乡的味道，想念家里妈妈做的饭菜。结束工作时，天色早已黑透，我常常披着一身清冷的月光回到住处。忙碌和疲惫是常态，但创作的快乐像一抹亮色，温柔地点缀着我单调的北漂生活。

晚上，我总愿意对着电脑泡在光影里，写东西，看影片。有时也会到后街逛逛，路边的麻辣烫香辛扑鼻，勾得人脚步都慢下来。随便点几串肉和丸子，便能掏空本就不厚实的钱包。即便这样，我也愿意用这偶尔的放纵，换取一次味蕾的满足，好像这样就能暂时填满内心的孤独。

我常常一个人吃饭、一个人逛街、一个人挤地铁出行。生活的窘迫、创作的兴奋、工作的挫败，所有翻涌的情绪都无人可说。这份无处安放的孤独，慢慢扎进心里，成为我后来决心离开的原因之一。

时间在忙碌中悄然流逝，转眼临近春节，我盼来了放假的通知。往南的列车一票难求，我托熟人四处帮忙，终于抢到一张春运票，如愿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当开春再度回到北京时，小区已经换上“新装”，光秃的树枝上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，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。人们脱下了厚重的冬衣，卸下了冬日的拘谨，不再缩着脖子赶路。鲜艳的色彩在大街小巷流动起来。早餐摊前、公园门口、菜市场里，处处都是鲜活的人间烟火。长椅上唠家常的人们，笑声随风飘出去很远很远。

与天气的回暖相反，返京后的我，工作却处处受阻，压力陡增。二十出头的年纪，总带着几分年轻气盛的执拗，当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不被理解和认可时，委屈和不甘堵在胸口。我郑重递交了辞职申请书，一头扎进培训机构，沉下心来学习深造，为自己“充电”。

那段日子，每天挤着早高峰的地铁，往返住处和教室，累得倒头就能睡，可触摸到新知识的那一刻，欢喜冲淡了所有疲惫，让我暂时忘却北漂的艰辛。两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，我揣着满满的收获，准备重新开始，却在找工作时屡屡碰壁。面试的几家公司，都对工作经验提出严苛的要求。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，让我深感挫败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工作还没着落，身体的不适接踵而至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
北漂11个月后，我终究没能扛住压力，暂别了这座城市。

背负梦想而来，却在现实面前狼狈退缩，我清晰地听到梦想破碎的声音。对这座城市，有说不出的再见和难以释怀的遗憾。

当结束北漂，再见到北海中那熟悉的家乡时，倍感亲切，所有的孤独感和疲惫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的根在家乡，这片热土才是我寻梦的地方。之后几年，我找到了稳定的工作，组建了家庭，有了可爱的孩子，日子在工作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渐渐安稳。北漂的经历，被我小心翼翼地封存于心底，成了不轻易触碰的记忆。

直到这个冬天，我和家人再度踏上北京之旅，才终于有勇气重新审视那段岁月，重新认识这座城市。这一次，我终于可以笑着，对这座城市说出迟到的感谢和真正意义上的再见。

如今回望过往，那些北漂的时光，早已融进我的生命底色，磨去了我的浮躁，重塑了我对生活的态度。这段经历就像一座灯塔，总是在我迷茫时，照亮眼前的路。因为它让我明白，反复咀嚼过往的遗憾，对未来毫无裨益，凡事尽力而为，才不负来时路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

AI制图

## 过了腊八就是年

蒙夏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一句老话，裹着腊月的寒，融着人间的暖，代代流传。腊八的粥香刚漫过屋梁，村口的甘蔗林还凝着晨霜，家乡的年，便跟手跟脚地踩着轻快的步子，从老屋的灶台边，从母亲忙碌的身影里，悄悄来了。

这年味哪来的？  
这年味是从扫屋的扫帚尖儿飘出来的。母亲包严实头，蒙住鼻嘴，戴上斗笠，搬开木桌木椅，支起长木梯，用黄皮果树的枝叶扎成的扫帚扫过屋梁，灰尘簌簌落，蛛网轻轻飘，把一年的风尘都扫出门去。土坯墙被擦得露出土黄色，老鼠偷吃剩下的花生壳、谷子皮、玉米糗，连同老鼠打洞挖出来的碎土和它们到处乱拉的屎，全部清理干净，老屋变得清清爽爽，像被洗过的冬日阳光，亮堂堂喜人。

这年味是从洗被褥的肥皂香里漾出来的。晴好的日子，母亲把洗得干干净净、散发淡淡肥皂香的被面、床单、蚊帐，挂满了院子里父亲用竹竿搭成的晾衣架上。冬日的太阳晒透了棉絮，把暖烘烘的味道揉进被褥里，夜里盖着，连梦都是软乎乎的，沾着阳光淡淡的香。

这年味是从柴房的枯枝堆里冒出来的。父亲带着柴刀赶着牛车，母亲扛着锄头一起去后山，年幼的我们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。父亲砍柴，母亲锄地，我们捡枯柴枝、玉米秆、干树枝……捆成一把把，码在牛车上拉回家，摆在柴房里，堆得高高的，快顶到屋顶。母亲说，柴火旺，日子旺，备足了柴火，过年的灶火就不会熄，一家人的团圆饭，才能热热闹闹煮出来。

这年味是从赶圩的集市上涌出来的。泥路上的尘土裹着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，肥嘟嘟的大白菜铺了一地，白亮亮的细粉沾满了货架，甜丝丝的米花糖香了一街，新鲜的猪肉、油亮的腐竹、鲜嫩的青蒜芹菜等各色商品琳琅满目。还有母亲给孩子买的水果糖，捏在手里，飘出甜丝丝的香气；父亲给孩子买的一挂100头的炮仗，是儿时对年最真切的期待。母亲的竹篮越装越满，装着年货，也装着一家人的欢喜。

这年味是从山里树下的社前香烟烟火里绕出来的。腊月二十四，母亲挑着装有糯米饭、猪头肉、水果糖饼的担篮，牵着孩子先去山中的庙里，再到树下的社前祭拜。香烛点起，青烟袅袅，火影绰绰，她双手合十，轻声祈福，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家人安康。老榕树的枝叶闲得无聊地晃着，把母亲祈福的心愿，轻轻送向远方。

这年味最浓的，还是从粽子的清香里酿出来的。母亲把摘来的新鲜粽叶，煮软了，浸透了，洗干净，再把泡得白白胖胖的糯米拌匀苏打粉，拌上腌得入味飘香的五香粉浓郁的猪头肉、散发着烟火香的芝麻、鲜嫩的青蒜、裹着粽叶里，用稻草捆成一个个像艘小帆船的粽子。几根胳膊粗的干柴，在宽得像个大水缸的土灶灶膛里噼里啪啦地烧，大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唱着欢快的歌，调皮地一边吐着泡泡一边吹着滚烫的热气。粽香漫满院子，飘出村口，引来几只念旧的麻雀在院墙上偷偷张望。

腊八过后，母亲的脚步就没停过，扫屋、洗被、备柴、办年货、祭庙社、包粽子，一件件事做得认真仔细。她的手，被冷水泡得通红，被柴火烟熏得发黑，却把最暖的年味，揉进了老屋的每一个角落。年年如此，承载了我们儿时的记忆。

而今，土墙瓦盖的老屋像完成历史使命的功臣般隐退，取而代之的是砖墙吊顶的小楼。年逾古稀的母亲，昔日挺直的腰身几乎变成了一张弓，腰疼腿痛，腊八过后的这些日子已然力不从心，能做的只有包粽子、煮粽子，其他的便由我们继续……

我想，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念的不只是日子，更是盼头，是母亲用双手撑起的团圆，是生养你的地方戴着烟火气，是烙在脑子里的对家的惦念。哪怕走得再远，只要想起这句老话，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想起那股粽香、柴香、腊肉香，心底便会涌起一股暖流，知道，年就在前方，家就在身旁。

## 撞打里的年味

莫亚旋

最近寒潮来了，气温骤降，北风呼呼地吹。下班路上，人冷得缩成一团。昨天回到家，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。婆婆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今天在市场上买了白糍粑，刚才试着放电炉架上烤了烤，味道和老家用炭火烤的差不多，你也尝尝。”我往屋里的桌子上一看，白糍粑被烤得表皮焦黄，有些已经微微裂开，露出白糯糯的内里，看着就让人想吃。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，熟悉的味道一下子把我带回小时候。

记得一到腊月，家里就会准备些吃的迎接过年。那时候东西不多，农村人总是想尽办法把手头的材料用好，而家里最现成的材料就是糯米。母亲会挑出上好的糯米，用清水的井水泡上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把泡好的糯米放到大锅里蒸。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蒸汽顶着锅盖噗噗地往上冒，满屋子都是那股朴实又温暖的米香。

这时候，父亲总会默契地把院里的石臼和木槌洗干净，晾干备用。糯米蒸好倒进石臼的那一刻，是我们小孩子最期待的时候。父亲和叔伯们轮流举起沉甸甸的木槌，一边“嘿呦、嘿呦”地喊着，一边你一抡、我一捶地捶打那团冒着热气的糯米。

那不光是件费力气的事，更像是一种仪式——一家人聚在一起，邻居也常来帮忙。男人们轮流捶糍粑，妇女和孩子们就在旁边等着，等糯米捶得差不多了，便接过来一团，在干净的簸箕上揉成小剂子，再趁热按成饼状。糯米渐渐被打得光滑柔韧，揪下一小块，裹上炒好的芝麻和白糖，放进嘴里——那糯糯清甜的滋味，像是把土地、汗水、时间和盼望都融在了一起，成了过年特有的味道。我们小孩手上没力气，揉出来的糍粑形状各式各样，大人说不好看，我们却觉得自己做的就是最香、最好吃的。冷风呼呼地吹，手里捧着热乎乎的糍粑，心里又甜又暖。

如今，街上到处都有卖白糍粑的，大多是机器打的，形状比过去手揉的规整好看，不用排队等候，也看不到那时一家人围在一起、热火朝天的景象了。城里的超市一年到头都能买到糍粑，真空包装着，一个个码得整整齐齐。就像我昨天吃到的这个，味道虽也不算差，却总觉得少了石臼捶打出来的那份筋道，少了那股混着柴火气、滚烫的糯香。

那口软糯的白糍粑，如今成了乡愁的化身。它哽在喉咙里，是回不去的童年；甜在舌尖上，是化不开的想念。我忽然明白，我怀念的哪里只是糍粑的味道呢？我怀念的，是一家人为同一个日子忙碌、分享的那份温暖；是对寻常食物怀着珍惜与期待的心情；是木槌起落间凝聚的家的温度；是东西也许不多，但人情却厚实的那些年。

## 红纸上的传承

韦攀



AI制图

小时候的除夕夜，总被一层暖融融的烟火气包裹着。吃完年夜饭，父亲便一手攥着红纸，一手牵着我，往村中心走去——那里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仕书舅家。刚跨进院门，就望见村里人捧着红纸，在桌前排起了长队。那张平日常用来吃饭的方桌，此刻铺满了厚厚的红纸。仕书舅坐在矮凳上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左手稳稳按住红纸边角，右手握着一支毛笔，手腕轻转，乌黑的墨汁便在红纸上晕开，淌出一个个端正遒劲的字。每写完一副春联，围观的人便忍不住齐声喝彩。

我站在桌旁，目光紧紧追随仕书舅的笔尖。他笔下每一个字的起笔收锋、间架结构，字与字之间的顾盼呼应，我都一一记在心里。那时总想着，等我把字练好，一定要帮他分担些活儿——全村就他一个人义务为大家写春联，实在太辛苦了。

经过几年的观摩与仿写，读五年级那年的除夕午后，我第一次提笔，想给自家大门写一副春联。我把裁好的对联纸平平整整地铺在木板上，握着毛笔，一笔一笔小心翼翼地描摹。那时的我没练过悬腕写字，平日在作业本上写小字还算顺手，可此刻写春联上的大字，却格外费力。笔画歪歪扭扭，字的结构更是东倒西歪。我接连写了七副，竟没有一副看得顺眼。思来想去，我找来几根筷子当尺子，先用铅笔在红纸上浅浅勾勒出笔画的轮廓，再蘸墨汁依着痕迹填涂。这样写出来的字，倒是方正了些，却呆板得很，像用细竹条一截截拼摆上去似的。春联贴上门，我越看越觉寒惨。往后好些年，除夕夜贴自己写的春联，还没到正月初五，便盼着能刮一阵大风，把它吹落下来。

迈进师范校门的那一天，我在心里暗暗立下目标：一定要把毛笔字练好，尤其要练

行书——那是最适合写春联的字体。每天的写字课，我攥紧毛笔认真临帖；双休日和节假日，便在教室的讲台上铺开买来的旧报纸挥毫，或是蘸着清水在黑板上反复练习；平日上街、逛公园，则留心搜寻伍纯道、张开政等书法家的字迹，细细揣摩运笔的妙处；就连夜晚临睡前，也会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用食指一遍遍描摹运笔的轨迹。四年的时光悄然流逝，待到毕业时，我已能写出一手流畅舒展的对联行书了。

参加工作的第一年，学校放寒假，离春节还有一周光景，我便揣着笔墨纸砚，上街摆摊写春联。写春联会收取一定的工本费，价格合理实惠，群众十分乐意购买。我工作的正龙乡，和大湾镇、红河农场离得近，三地各有集市，三天一轮，正好能轮流赶场。

若是去赶大湾集，天刚蒙蒙亮就得蹬着自行车出发，那条泥沙公路坑坑洼洼，一路颠簸近三个小时才到达。赶正龙集和红河集就轻松多了，路近，不用摸黑赶路。到了集上，找面墙拉根绳子，夹上几个木夹子，再摆一张借来的办公桌，春联摊就算支起来了。

那是我第一年出来写春联，笔下的行书方正舒展，很合乡亲们的心意。摊前每天都围满了人，要写的春联纸摞得很高。有人会揣着自己拟好的内容来，也有人只说个大致的意愿，让我帮忙斟酌词句，还有人特意预订，隔天再来取。不管是哪种，春联的内容总离不开平安顺遂、富贵吉祥这些实实在在盼头的字，字字句句，都是乡亲们对新年的美好期许。

犹记得1998年的一个清晨，正值赶大湾集。气温骤降，寒风夹杂着冷雨，砭人肌骨。妻子望着屋外布满黑云的天空，劝道：“要不今



AI制图